

“市宫”，上海工人的文化地标(下)

◆ 朱海平

工人文化宫走出了世界乒坛名将

解放了，工人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在车间里，在机器旁辛勤地劳动，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在业余时间里，工人文化宫则成了充实文化生活的好去处。工人群众都喜欢工人文化宫，因为里面的活动特别多，打牌、下棋、唱歌、猜谜、打落袋、打乒乓……

值得一提的是，“市宫”里的工人图书馆，它拥有解放前中华业余图书馆和益友社图书馆的全部藏书三万多册，有150个座位的阅读室。“市宫”开放那阵，爱好读书工人都奔走相告，图书馆成为了广大读者的福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可以看到有些工人下班后，赶几部电车到“市宫”，匆匆忙忙地还书、借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看书。

不过，在当年，“市宫”最热闹的群众活动是打乒乓。在文化宫二楼有半个楼层的区域摆放了大概有十个乒乓台，周围经常是挤满了人，从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九点，到了九点钟要关门了，人还是散不掉，那里全部都是排队参加淘汰制乒乓比赛的人。比赛有六个球一局的，有十一个球一局的，有二十一个球一局的，噼里啪啦一阵攻守，输球了就换人。来的人，水平高一点呢，就打二十一只球，水平低一等就打六个球。大家都知道徐寅生是国际乒坛上的著名运动员，但是也许你不知道，他是从“市宫”起步，一路上过关斩将，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年，他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大概住在文化宫附近，经常在这里打球。那时大家不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他的乒乓球打得好，是这儿摆擂台的大王，一直到他成为国际乒坛上的名将，人们才知道徐寅生是工人出身。

那个时候到工人文化宫来参加活动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出示工会会员证。会员证，是一本红色的小本本，上面醒目地印着“全世



■ 工作人员正在挂文化宫的金字招牌



■ 著名电影演员陈述的工会会员证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工会会员证过去叫红派司，进文化宫的时候，只要红派司亮一亮就可以了。据统计：1952年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118万，工会会员有88万人。现在，有些老工人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到文化宫的喜悦心情：

“介好额地方，我们工人阶级可以拿了一张红派司进来活动，你讲是什么感觉？有一种翻身感、荣誉感、自豪感。解放了，因为是工人阶级了，这是有地位的象征。我可以到工人文化宫参加活动，我们是真正的当家作主人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那时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特别高，陈毅市长也经常鼓励工人弟兄们搞好生产，发展经济，争取成立更多的工人活动场所。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建立不久，上海又在工厂密集的杨浦区和普陀区先后建立了沪东工人文化宫和沪西工人文化宫（简称东宫和西宫）。沪东工人文化宫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在当时它是上海设施最完善的工人活动场所。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除了三大工人文化宫外，各个区县，包括很多行业和大厂也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一开始，为了照

顾星期日来参加活动的工人群众，所以把文化宫所有场所的关闭维护放在星期一，后来因为活动的丰富，人流量又大，为了满足大家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市里决定天天开放。用工人老师傅的话说，就是一年365天，从年头初一到年末大年夜，天天开门，终年都是热闹非凡。

艺术家的“摇篮”

工人们到文化宫来不仅仅是娱乐休闲、看电影、看演出，还有很多人是来文化宫参加有组织的文化、艺术学习和创作的。上海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也都到市工人文化宫来给工人们上课作辅导，比如上海音乐学院的马革顺教授，笛子名家陆春龄，还有电影界的名人张瑞芳、孙道临、乔奇等等。市工人文化宫里活跃着一批工人文艺积极分子，他们中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化宫被人们誉为“职工的精神殿堂”“工人作家的摇篮”“艺术家的摇篮”，培养出了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工人作家，培养出了郑辛遥、沈天呈、丁申阳等工人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培养出了黄永生、孙明、

林锡彪等一批曲艺名角，市宫承载着许多美好的回忆。

耄耋之年的龚万里先生曾是一名中药店的药工，他特别喜欢弹琵琶，市工人文化宫成立后，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后来市工人文化宫成立文工团，他担任了文工团民乐队的队长。龚万里先生是民乐队里面的多面手，吹、弹、击、拉、指挥，样样都在行，伙伴们都称他为“百搭”。当年活跃在工人文化宫文工团的文艺骨干，他们除了要下工厂、部队演出，有时还要作汇报演出。

有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他正想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不断地敲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赶快去开门。原来是市工人文化宫的副主任翁振东，通知他有紧急任务，快点出发，到锦江小礼堂去参加演出。匆匆忙忙地跑进锦江小礼堂，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刚刚把乐器准备好，这时大门敞开了，没有想到走出来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毛主席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工人文工团的演出，还在文工团员的伴奏声中跳起了舞，实在太难忘了。

50多年过去了，龚万里老先生还清楚地记得眼前的这一幕幕场景。当年，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不过，为了保证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一定要保密，多少年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只是有一次，高兴之下，悄悄地告诉了他的妻子，“我那天晚上见到毛主席了”。连当时送他们到锦江小礼堂去的文化宫副主任翁振东，也是在此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现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在社区有文化馆、图书室，在弄里有文艺活动室，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艺术学校等等，人们再也不需要集中到文化宫和俱乐部参加活动了。但是，那些年在工人文化宫活动的热闹景象还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选自《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

百戏图

图/马得 文/俞律

21.从女大王到女菩萨

清朝光绪年间印行过一部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主人公十三妹是“脂粉堆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京戏取其故事编出《十三妹》，王瑶卿有唱片问世。抗战胜利后，我在天蟾舞台看过李世芳和叶盛兰演此戏，马得笔下的十三妹，英气逼人，似乎像李世芳。

叶盛兰饰演的安公子因父亲在淮阳做官得罪了上司，吃了官司。安公子带了三千两银子，从京都奔淮阳去化解，雇了骡夫，载着银子上路。恰巧十三妹出行，无意间听见骡夫们窃窃私语，要害安公子并劫其银。这位十三妹骑着黑驴，身穿紧袄，肩挂雕弓，腰挂钢刀，眉目秀丽，她路见不平，一心想拔刀相助。夕阳西下时，公子住进客栈悦来店，十三妹暗中随入，店主人见十三妹带刀，口称“女大王”，被十三妹教训了几句。她在条凳上坐定，举目四顾。公子见十三妹注意自己，心中害怕，命店主人招呼七八个伙计把园中大石头搬进房，以便顶住房门。十三妹看见几个伙计搬不动，走过来抓住石头说：“我来”，只见她一使劲，就把大石举过头。公子被吓得魂不附体，掏出两吊钱给十三妹，想打发她走开。十三妹招呼伙计们来，说：“你们石头搬不动，这两吊钱可搬得动？”于是伙计们取钱高兴地走了。这边十三妹走进公子的房间，公子忙说：“男女有所不便”。十三妹笑道：“你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男女不便！”吓得公子跪下叩头，连称“女大王饶命”，十三妹问他从哪道来，向

哪道而去。公子忽想起临行时家人吩咐：“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实话告他人”。遂说是保定府人，去江西作幕。再问他姓什么，他因安字上有宝盖头，便说姓盖。十三妹调侃道：“锅盖的盖？”公子正尴尬间，忽听十三妹又问：你带了多少银子？他慌了手脚，盘算着三三得九，便说九百两。这些谎话被十三妹一一拆穿。安公子不知她是来救命的，先称她“女大王”，后称“女英雄”，最后得救了，就叩头称“女菩萨”了。

我统计一下，随着情节变化，他一共向她下跪五次，最后一次口称恩人，就像是向十三妹求婚似的。下跪“求婚”五次，不由你十三妹不动心了。不错，最后果然安公子和十三妹结为夫妇了。不知她婚后还拿刀吓唬丈夫么！

马得画的是十三妹举起大石头的景象，好一派女英雄气概，难怪安公子乖乖地跪着。马得下笔时的心理，大概也是忍俊不禁的。



2.强盗柏兴成了官军

柏兴就是这种“阿呜叮当”的车夫。这应是一份不坏的差使，不劳累，能吃饱，还有薪水，更主要的是很风光，行驶在途，人们都会向车上的女子行注目礼，车夫也就同享其荣。有一次我们兄弟姐妹在憧憬长大后做什么时我就脱口而出：“我长大后做‘阿呜叮当’的车夫。”一旁的祖母立即在我头上敲了个“爆栗”，说：“什么？你要做柏兴吗？没出息！我们家是什么人家？”我立时噤声，但心里窃向往之，向往那份风光，向往车上的标致女人。

我的向往车上的标致女人是无端的，但后来我听说了，从前车上的标致女人与车夫有染的事儿是屡见不鲜的，经常聚在一起，日久生情嘛。然而柏兴是绝对忠诚厚道的，这与其说是对车上的女人忠诚，不如说是对孙团长的忠诚。我祖母是少数几个知道其中渊源的前辈之一。

我祖母说，柏兴曾经是太湖中的一个强盗，打家劫舍极是了得。他和他的同伴们飞舟湖上，劫掠湖上客商，还时常到岸上城镇乡间瞅准了大户人家“闷抢”——关起门来实施抢劫。但柏兴做强盗并不是只供自己享受，劫来之财大多施与了贫困百姓。也就是“劫富济贫”吧。柏兴自称是三百年前太湖大盗赤脚张三之后。赤脚张三其人在太湖流域是尽人皆知的，他先为太湖大盗，后为抗清义军首领，在太湖上与虎狼样的南下清兵周旋了几十年，虽不能说是清廷的心腹之患，也确令爱新觉罗氏大伤脑筋。

关于赤脚张三的故事，祖母给我们讲过一些，兴许就是在讲柏兴的来历时讲了赤脚张三。祖母说，赤脚张三的水上功夫简直神出鬼没、出神入化，他统一太湖水盗时凭的是“一刀立桅”的绝技。那时太湖水盗无数，当清兵南下，他们感到了联合的重要，就会盟推举领袖，各路头领展示绝活，张三向天飞出一刀，那刀直刺云天，众人方惊愕间，但见那刀不偏不倚插在笔立的桅杆顶上。此招一出，众盗皆服。还有更绝的，有一次清兵数十条船追击张三一人一船，张三手中兵刃已被打落水中，清兵乱箭齐发，忽然间张三从水中捞起一

把雪亮的刀来，舞得寒光飒飒，箭不能近。清兵大为吃惊，张三乘隙跳船逃脱。清兵将船靠上一看，船舱内躺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太湖白鱼，原来他从水中捞起的刀就是一条白鱼！

赤脚张三的故事令我神往不已，也令我所谓对所谓张三的后人柏兴平添几许崇敬。令我对柏兴崇敬的还有他的义气。祖母说，柏兴为盗还是很仗义的，疏财是其一，就是行盗也绝不

不过分，有一次他的手下王七七在抢劫一家财主时用了太湖强盗惯用的“熏臀”刑罚，被他知道后，他将那王七刺了手指，以儆效尤。财主家既惊恐又感激，主动取出财物贡献，但柏兴居然不收，一声唿哨，率众离去。

这是柏兴仗义的许多故事中的一折，也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吧，凭着这一点，柏兴几度化险为夷，其中一次就发生在他与孙子卿之间。

孙子卿团长率领着驻扎在苏州的一个团国民党军，是个颇有实力的人物。他兼管着剿匪剿盗的任务，有一次就率部去捉太湖强盗，居然将柏兴那一拨强盗一网打尽了。孙子卿把柏兴当众绑了，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吐吐苦水吧，把这一个强盗头子的罪行统统说出来，我可以依律行刑，为诸位报仇雪恨！”围观的老百姓竟不作声。

“你们不用怕，他已经是阶下囚了，再不可能为害了。”孙子卿劝道。有人就壮着胆说了：“柏兴虽然是强盗，可是个好强盗。求长官放了他吧。”“求长官饶了柏兴吧！”众人附和。

孙子卿动了怒：“混账，天下怎么会有好的强盗？你们说说他好在哪里？”

于是几个大胆些的乡民就说起了柏兴的好处，当说到柏兴断王七手指义释财主时，孙子卿将王七提来查实，一见他果真残了一指，于是大受感动，认为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也没有那么严明的纪纪，他就让侍从给柏兴松了绑，并问柏兴是否愿意加入他的部队？柏兴诚惶诚恐，说自己是个强盗，若是加入官军，岂不玷辱了孙团长的名声？再说自己已经三十几岁了，还能在部队里干个什么？孙子卿说一不二，一定要柏兴加入他的部队，于是柏兴和他的十几个手下就入编了孙子卿的部队。孙子卿还让柏兴做了个连长。

弄潮

吴翼民

